

美人天下



内宫

【上】

瞬间倾城



三代帝王，两倾皇朝，
漫漫三十余载，
终抵不过相见而时。
顾林美慕的绝许著温。

美人天下

囚官

〔上〕 瞬间倾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人天下之囚宫 (上下) / 瞬间倾城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059 - 6914 - 8

I. ①美… II. ①瞬…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2600 号

书 名	美人天下之囚宫 (上下)
作 者	瞬间倾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 - 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印制	杜景苇 苏 晶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37.5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9 - 6914 - 8
定 价	4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这是一部借用历史人物来讲述，却不符合真正历史的小说——几个同名同姓、异名异姓的人物上演了一段湮灭在历史尘埃中的隐秘情愫。或痴爱，或悲恸，或仇怨，或无奈，数人沉溺于此段宫闱秘史无力自拔。

有看官大人问：小说里的李世民是唐太宗吗？我答：只是名似而已。这个名叫李世民的男人身上浓缩了诸多帝王的明黄身影——他喜将情之所衷埋于心底，负手看江山万里绵延，却终抵不过红颜佳人月光下的粲然回眸。

也有看官大人问：升平是玳姬吗？我答：只是神似，也更像众多亡国公主中命运最跌宕起伏的那个。她历经国破家亡，朱檐更迭，再不见当初庭院歌舞阙，宁随他再踏九重皇苑囚宫。

此文在连载时，以宇文战和杨徽两个架空姓名分代两位男主李世民和杨广。只因历史中的李世民和杨广相差近三十岁，难以活在同一个时空；又因文中亡国公主升平杨鸾的身份双重，既是唐太宗后宫新宠嫔妃，又是隋文帝最疼爱的幼女，这一点也有悖历史。所以只擅长用历史讲故事的我，也为出版时是否改回历史真实姓名犹豫许久。最终，还是一位业界前辈的话点醒了我——将一段隋唐数十年历史凝聚数十万字小说中，孰轻孰重自然难以取舍，既然如此，何不虚拟一人见证朝代更迭，融汇所有宫闱恩怨呢？

所以，杨广是升平的情冢，李世民是升平的囚笼，隋宫是她的庇护所，唐宫是她的断肠路，她一生纠缠、徘徊于两人之间，宫闱之中，一生不曾踏出此地半步。

升平是历史中生长在父皇母后身边的任性公主，她是所有亡国流离被纳入宫闱的殇国嫔妃代表，她虽只伶仃一人却折射出万千丽影——我已分不清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隋唐公主，哪个才是文中的升平。

还用追究历史上她是否真的存在？其实不必。一千人心中有一千个升平，一千人心中有一千个李世民，她是隋朝末代公主也好，他是制造玄武门之变的唐太宗也罢，他们不过是在此文中演绎一段九天宫阙、痴爱情狂的寻常男女而已——无须苛责太多。

其实，相隔千年后的我们，只能臆视升平绝世风华的容颜驻留在出宫刹那，幻听李世民面对文武百官阻拦时仰天长啸的悲绝痛恸。我愿相信，那段不曾流传下来的宫闱传说，至今仍回响在太极宫正殿，为他们见证深情永恒。

挚情挚爱要怎样才算天长地久？

我需怎样才能逃离开你的囚锢？

隐隐可见，他对她笑说，生死不负，她对他放手，一生背离。

修文完毕，已近午夜，我不觉已泪流满面，能亲手记录此段臆想的历史、此段旷世情缘，已完成我最大心愿，心情也为之放松。

其实，我一直在努力读懂史书背后的女人们。

如《未央·沉浮》里的窦漪房——她是历史中文字记录极少的盲眼太后，于我眼中却是横跨四代帝王手握虎符的隐忍宫婢。她的坚毅，她的牺牲，她望尽苍穹只为登上权力高峰。

如《囚宫》里的元妃升平——她是历史中连姓氏都不愿提及的玳姬，于我笔下是裙汲鲜血、由宫倾死尸摸爬而过的傲然公主。她的桀骜，她的蔑然，她穷尽一生只为迈出囚禁宫阙。

她们的故事各有纷呈，各有苦乐，愿翻开此页的看官大人们，能与我共同展阅一卷绝代风华之亡国公主的故事……



序 ※ 1

第一卷 宫倾

楔 子	※	3
第一章 凤殿初长风华起	※	10
第二章 勘破春事人犹惊	※	16
第三章 初识人事合羞走	※	23
第四章 陡起风雨暗潜意	※	29
第五章 凤巢鸠占楚嫉生	※	36
第六章 静待他日咫尺帆	※	42
第七章 至此一别思缘深	※	47
第八章 谁家旧仇换新恨	※	55
第九章 楚别思褪心意冷	※	64
第十章 天家惊变无人归	※	72
第十一章 濒危涤尽南柯梦	※	79
第十二章 拱手河山讨谁欢	※	89
第十三章 红衣嫁颜栖凤泣	※	100
第十四章 情憾深铸各别伤	※	110
第十五章 祸起萧墙不知戢	※	119



目 录

上

CONTENTS

第十六章	昔志今退莅蒂基	※	125
第十七章	谁家稳坐昭阳院	※	134
第十八章	初见额抹芙蓉面	※	142
第十九章	情慷难安求谶言	※	149
第二十章	乍变乱世狼烟升	※	157
第二十一章	力竭人伤城将破	※	165
第二十二章	咫尺硝烟妇孺哭	※	173
第二十三章	惊魂动魄路穷尽	※	183
第二十四章	一别终生无前缘	※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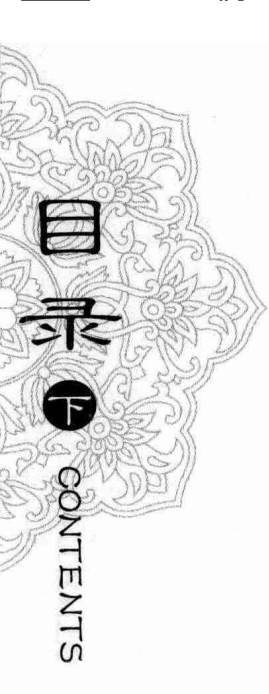
第二卷 宫杀

第二十五章	故国何在人何处	※	205
第二十六章	静夜不眠为谁妆	※	216
第二十七章	独凌霜雪空自知	※	225
第二十八章	血泪织就新嫁衣	※	233
第二十九章	好合未必经百年	※	244
第三十章	倦凤北落艰忍随	※	253
第三十一章	眺君万里瞬时回	※	262
第三十二章	君失魂魄吾失信	※	270
第三十三章	命悬刀锋步步迟	※	279
第三十四章	绝路重启因故缘	※	288

第三十五章	手足尽断急展翅	※	297
第三十六章	鸿雁于飞他家妇	※	307
第三十七章	百事诗起心犹惊	※	315
第三十八章	千钧始来人不诗	※	324
第三十九章	明朝谁为砧上俎	※	332
第四十章	覆手成败风雨急	※	340
第四十一章	路断绝境无生机	※	349
第四十二章	江山无人共相与	※	357
第四十三章	金戈封豨帝王业	※	365
第四十四章	临春何事敛眉颦	※	374
第四十五章	蹙踏梧桐凤来仪	※	383
第四十六章	既生蕙茝何与并	※	389

第三卷 宫断

第四十七章	婉逝流年烟花烫	※	397
第四十八章	玉瓶流光人与共	※	405
第四十九章	烈火油烹花坠伶	※	412
第五十章	更能消几番风雨	※	421
第五十一章	封狼居胥人北顾	※	429
第五十二章	竹兰相证自清白	※	438



目

录

下

CONTENTS

第五十三章	双凤临朝竟绸缪	※	446
第五十四章	了却天下心头事	※	454
第五十五章	一池静水起波澜	※	463
第五十六章	明月别情照他枝	※	472
第五十七章	半壁空凉殿前欢	※	481
第五十八章	人道春尽心渐凉	※	491
第五十九章	坐望宫阙战未休	※	501
第六十章	舒尽眉间几多愁	※	512
第六十一章	花褪叶落结双予	※	523
第六十二章	枉费心机空谋事	※	532
第六十三章	不觉镜中人憔悴	※	542
第六十四章	寂寂花落独自凉	※	552
第六十五章	刃血染裙祭亡灵	※	561
尾 声		※	571
番外高阳篇		※	577
番外武媚篇		※	585

第一卷
宮傾





宫灯温和的光晕透过茜萝风纱，萦绕出媚色的红。高阳看着人影在屏风上寥落晃动，不禁心酸苦笑——

他果然又来了。

高阳知道每年每月他必定会有些时日耗在这里的，自从母后薨逝后，这样肆无忌惮的光顾也越来越频繁。

其实眼前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场梦而已，是他刻意给自己营造的梦境——正因为不曾有人走进，破坏梦境，所以他无力还给自己些许清醒。

高阳比他清楚，却不知道自己在门外徘徊多久才能鼓起勇气走进。只因她知道，此时此刻，他厌恶任何人闯入，厌恶任何人打破他刻意营造的假象。

良久后，高阳在门外轻声叹息，伸手推开雕花殿门。她抬眼看见那个人仿若神像般伫立在大敞的窗前一动不动——风卷着他的衣襟，猎猎带风地卷扬着。

在不知情的人眼中，他恍若在缅怀多年前逝去的贤良皇后，抑或在追忆自己过往的峥嵘岁月，再或思量千秋家国大业。

更声重重，慢慢悠悠地送入高阳的耳中，在她眼前，男人高大萧索的背影，有着说不出的隐秘。

孤寂的夜色里，只有高阳一人知道，眼前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天下人对帝王心事的误解。

黑衣为尊，不是对先皇后的追忆，是他曾对某人许下的苍白允诺；素冠多年，也不是对先皇后的缅怀，也不过是因为失去了某人而疏于打理；上朝时面对朝臣淡定从容，下朝后周旋后堂笙歌燕舞，更不是因为缺了先皇后谏言后的自暴自弃，只不过是忘记曾经有某人陪伴的欢快日子。

所有，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证明那个流传在京城内外、开国帝后伉俪情深的传说只不过是大家臆想。

传说中伉俪情深的帝后，于现实只不过是一对平淡若水的陌生夫妻。高阳咬紧嘴唇，脸色惨白地想：他大概从未真正地爱过母后吧……

“父皇！”高阳俯身叩首，透过额头佩饰的潋潋珠玉望过去，看到的是他那双穿了许久的破旧鞋子。

金线绣就的九五尊龙金首翘昂，隐忍地蛰伏在玄色锦缎上，桀骜地俯视着天子脚下的芸芸苍生——难怪他不舍得丢弃，这世间怕是再也没有如此能服帖当今皇上气度的绣品，想必也是某人亲手所做。

李世民闻声蓦然回首，面色凝重，在看见高阳时，苍老的面容露出极少见的慈爱笑意。那是他十几个儿子，甚至连太子承乾殿下都不能轻易获取的笑容。平日里冷肃的父皇连最为平淡的问候都不肯多说一句给他们听，却独独对高阳例外。

“这么晚了，你还过来做什么，身边怎么也不带个宫人跟着？”李世民步出窗户下的阴影，孤零零地站在高阳面前。他抬手轻轻摩挲她耳边发鬓，就像她小时候偶尔偷看过的那样——曾有个女人也承受过他同样的宠溺。

“明天房家就来与父皇要人了，父皇现在看起来倒是没有丁点儿难过的样子，是不是觉得终于送走了爱惹祸的高阳，父皇心头轻松了许多？”高阳嘟着嘴站起身，避开他的掌心，扫扫裙摆上的尘土，拧着眉头绕着他伟岸的身躯走了一圈，然后用手指捂住鼻子厌恶地说，“父皇还不听御医的劝慰，居然偷偷喝酒，行状委实可恶。”

大不韪的话高阳说得一向顺口，也没有其他公主皇子们惯有的惊恐和惧怕。父皇对她的肆意任性从不恼火——大唐朝堂上上下下尽人皆知，曾马踏天阙一统河山的帝王威严下，唯有高阳公主是例外的。

是的，高阳公主可以在父皇面前得到很多例外。

高阳公主可以伫立于父皇身后聆听朝政，不必畏缩回避；高阳公主可以于任何时辰求见禁宫，不必费事通禀；高阳公主可以以公主身份封地属国，不必拘泥祖制史训；高阳公主甚至还可以在点兵台亲选驸马，不必恭候利益交换。

如此多的丰渥优待让高阳公主越发恃宠生骄——策马扬鞭纵横闹市，藐视朝臣，嗤笑权贵，却无人胆敢奏本参劾。

此般荣宠皆因为长孙氏门楣显赫，为北方众士族之首，尤为尊崇。高阳的母后长孙皇后，更是举世称颂的贤良女子，她既是随父皇马踏天阙的伴侣，也是恭俭端直的六宫表率，更别说朝堂上权重之臣是与当今皇上歃血为盟的长孙皇后的亲兄长长孙无忌。

所以，长孙皇后薨逝后，与其他公主相比，高阳公主得到了更多的封赏。而

高阳也执意将眼前从父皇身上获取的一切厚爱归功于她那个溘然长逝的贤良母后。

绝不是因为那个女人……

李世民低头凝视着高阳，贪恋的视线许久许久不曾离开。今晚的他与往日不同，凝视过后，眼角笑起的皱纹伴随着花白的鬓发让人心头抽痛。

“高阳，你真的很像你的母亲，连倔强时的眼神都一样。”他似是在梦中呓语般痴痴说道，月色闪过，眼底竟有些泪光，隐隐萧索而凄凉。

谁能想到，曾经挥剑南下的伟岸男子如今已坐拥天下，风雨不曾侵蚀他的丰功伟绩，却被岁月磨成了沧桑落拓的老懦病夫。

高阳强忍泪水，伸出手摸着父皇鬓角的银丝，禁不住伤感。

高阳第一次窥见父皇如此难禁的悲伤，母后薨逝时，他也只是拍拍手背安抚她释然离去，不曾流露丝毫不舍与悲恸。

也许他是真的宠爱她吧，如寻常慈父般竭力压制着对即将离别子女的忧思。毕竟，明日她即将出嫁，父皇身边也少了此生最后的欢愉。

李世民颓然身子，拖着孤寂，挪步行至榻边，低头拍拍身边的空位召唤高阳，“来，高阳，坐下。”

高阳呆呆地跟过去，却没有坐在那张废弃的龙榻上，只是伏下身去靠着李世民的双膝跪坐，万般不舍地把脸枕在父皇的膝盖上，想掩饰满脸泪水。

李世民见高阳如此这般，苍老的面容似有些安慰，又有几分怆然，孤寂哀伤的他用手指抹去高阳面颊上的泪水，一下，一下……

他说：“你和你母亲又有些不同。她一生都不会流泪，痛苦时、悲伤时、欢喜时、愤然时，哪怕连离去那一刻都不曾流过泪。而你敢哭敢笑，敢喜敢怒，给个棍子能打到天宫去，不似她半分。唉……也不知是不是父皇宠坏了你，你这等的性子，待朕百年之后没了仰仗又该怎么办？”

高阳的心中忽然涌起莫名的凄楚——父皇的话语似是在交代自己的身后事，浸透了伤感怆然。一时间，她心中的巨痛无法自抑，眼前刹那模糊氤氲，竟泣不成声。

李世民疼惜地摩挲着高阳痛恸的脸颊，贪婪地看个不停。他的目光认真专注，仿佛要把高阳的俏丽容颜深深印刻在脑海中，永世不忘。

他忽而笑了，揉搓高阳的头顶宠溺道：“别哭鼻子了，你可知，公主要有公主的威仪。若你平日里行止有你母亲十之一二威仪，朕也不必担忧百年之后你的处境了。”

“母亲……”这两个字本是高阳不甘愿的称谓，可是苦苦压抑多年的疑问终

于遮掩不住，冲动地脱口而出，“那个女人是我母亲吗？”

李世民低头看着高阳，眼前的女子昂起的绯色脸庞，竟像极了许久不见的她，他不禁错了神，喃喃地道：“你的母亲生来属于天阙，她生也好，死也罢，一步都没有从太极宫红墙金瓦中走出去过，一步都没有！世人皆说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助夫君挥师南下登上皇位的长孙氏是旷世的脂粉英雄，他们却不知，你的母亲才是真正的生于天家、逝于天家的女子——她一生尊贵，从不自贱，哪怕是国亡宫倾，也能毅然保留天家风范，不曾惧怕一分。”

他的话语中透露着太极宫内不为人知的秘密，而其中情孽必定是九转曲折的。

能让铁骑南下踏平旧日河山的父皇如此称赞的天家女子究竟会是何等模样？高阳虽好奇，却仍会因谈论的是那个女人而漠然无谓，仿佛父皇所说的不过是个与自己无关痛痒的人，如同她骨血里也从未有过那个女人尊贵的融灌，无干无念。

也难怪高阳会冷意如此。过去十三年来，她从未于那个女人身边成长，隐约记得唯一一次相逢也是在宫门缝隙中狐疑一瞥。那女人惯于漠然，从不爱抚关切，也从不肯多看高阳一眼。

高阳抱怨到长孙皇后处，长孙皇后便怅惘笑笑安抚她——那女人韶年芳华时本是前朝公主，国破家亡，尊荣覆灭，岂一个惨字能说得清，如此一来，行事作为难免骄纵乖张些；并多次嘱咐高阳莫要放在心底，此人须另眼看待。

可不知道为何，高阳对那女人有些厌恶，甚至可以说是无比憎恨。

那个女人绝色容貌，不笑便能摄人心魄，所以朝堂重臣无不称她为祸国妖颜。

听说父皇待她已远远超出荣辱相伴的长孙皇后，想必也是为她的魅色迷惑，而忘记了糟糠妻女。

高阳如今已不记得那女人样貌，唯记得她唇上摄人心魄的嫣红，是恭谨贤淑的母后从不敢用的妖艳胭脂色。她的鬓钗永远熠熠闪光，她的罗裙永远迤迤拖曳。母后赶追千里亦永远不会有她那般的风华气度。

高阳当然知道，其实她才是自己的母亲。

纵使宫人在父皇警戒下对隐秘过往无比小心避讳，但无意间的窃窃耳语，高阳总难以假装不闻。她也曾悄然去查过史官撰写的歌功颂德的史书，偏这些能堵住众生悠悠之口的传世绢帛上，丝毫没有那女人的坎坷过往，她只能偏信那流传于坊间的信誓旦旦。

她是个肮脏的女人，高阳想。

兄妹逆伦，叔嫂通奸，昔日亡国公主竟在新君膝下淫语承欢，本性淫乱的她难道还会是九天仙女不成？

为她，昏聩炀帝面对三十万重兵压境面不改色，撕碎讨伐檄文。

为她，父皇宁肯背负弑父杀兄的罪名，不顾众臣反对，接其入宫。

如此纷呈经历，让高阳怎么能相信那个诡艳如花的女人就是自己的母亲，还是父皇口中尊贵无比的天家女子？

是的，高阳不信。

所以高阳宁可亲昵地尊称长孙皇后为母后，也不愿对那个女人流露出丝毫仁慈亲昵。

高阳不屑称呼那个女人为母亲，永远都不屑。

窗外的风雪转眼间又大了些，呼啸之下连殿内的烛光也开始扑朔摇动，菱花窗来回扇动，带得挂钩咣当作响，空旷大殿内的两个人仍寂静无声对视。

李世民见高阳眼中恨意深种，仿若见到相似熟悉面孔——她临别时，亦是如此蹙眉怀恨。

他的心神有些恍惚，对着空荡荡的大殿尽头自言自语道：“只怪朕当年年轻气盛，以为握在掌心才能留下你。早知是此结局，不若放了你，至少今时今日你仍能活在此世，哪怕不在朕的身边，知你活着已是幸事。”他长吁口气，不住地喘息，“我知你一生恨我、憎我。若是我现在去找你，怕你也是不能原谅我吧。来世……”说到这里他默然地看着高阳，目光渐渐迷离凄然，“来世，我一定不去找你。你大可无忧无虑地做一辈子公主，嫁人生子，夫妻和顺，直至安稳终老……”

李世民的声线低哑沉重，每一句都说得断断续续，恍恍惚惚。哀伤至极的他让高阳心中突然浮起些许好奇——那个让父皇神魂颠倒的女人，那个让父皇违背纲常伦理的女人，那个让父皇相信命运来世的女人，究竟凭借怎样的勾人心魄的手段笼获了父皇？

或许，她和外面那个传闻中的妖冶女子并不相同。

“高阳，退下吧。明日还要早起出宫。”李世民见高阳不言不语，以为她是疲倦了，他勉强地露出慈爱的笑容安慰道。

此刻，霜染的发丝凌乱地垂落于鬓角，映衬着他早已疲累的双目，越发让高阳心中酸楚。她不会与之辩驳，她默默地俯身叩拜，然后轻轻起身，走到他的面前，端量着他赤红的双眼。

高阳终于鼓足勇气，颤抖着伸出手指抚过父皇泛着酒味的冷硬嘴角，心中涌起莫名的哀恸——他的唇，那女人是否也曾如此贪恋辗转过？他是否也曾对她的亲吻流连难忘？

高阳的话语已然脱离了思量，脱口而出，“若是来世，你不再找她，你怎知她无忧无虑，安然终老？你可舍得她孤单一一人等你终身？”

李世民的眉头顿蹙，惊异女儿大胆举动的同时，更是愕然她的疯言疯语。他颤抖的双手紧紧钳制住高阳双肩，满心疑惑，只想把眼前这个女人的真实面容看个清楚——眼前的这个女人究竟是他的宝贝公主，还是日夜不肯入他梦的她，他似乎已经老到无力分辨。

望着父皇痛恸的泪眼，高阳不觉再度泪流满面，甚至连自己刚刚说过的话也回忆不起——究竟是那女人看父皇太可怜，所以借她之口来帮他解脱；还是她被父皇的那番痴心话语说得怔怔疯魔，只想用言语来缓解他压抑在心底多年的愧疚？

高阳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其实，有情人的余生悲伤已是对过往甜蜜回忆最好的祭奠，他和她都不需要高阳的真实存在。

她的一笑一颦始终存于他的心中，他则永远沉浸在她遗留的回忆中无力自拔。

高阳想：也许，自己该还给他们最后的清静。

高阳挣脱父皇的双手禁锢，一步步走出阴暗、湿冷的废弃大殿。她不曾回头，却知晓父皇的目光还在望着自己的背影，片刻都不舍得离开——他一定误以为她是那个女人。

风卷得裙裾有些湿冷，高阳细细抚摸着袖口，脸上还留着冰冷的水渍，薄唇淡淡含笑。这泪究竟是谁遗落的已不再重要，因为迈过殿门时，她似乎听见父皇用几乎低不可闻的声音自语道：“原来，你一直在等朕……一直，在等朕……朕欠你那么多，还不起，还不起……”

声音萦绕在高阳的耳畔，犹如从天边遥远传来，幽幽叹叹，带着迟到大半生的顿悟，终说出口。

高阳扶着殿门回头，第一次望见身为九五之尊的父皇，蜷缩在龙榻上像个后悔不已的孩童，低低地抽泣。

真相到底如何？高阳静静地站在此处，出神般地思索着——

那些不为人知的过往，究竟会有怎样的凄婉决然？

昭阳宫外，白玉阶前，高阳身穿赤红色金蝉薄翼嫁衣在袅袅白雪中曼妙独行，裙摆随风飞扬摆动，如鬼魅重生。

于是，太极宫中四起口耳相传的诡秘传闻——

在高阳公主出嫁的前一晚，有几个值夜宫人窥见她的母亲——那个被众人讳